

如果用一種顏色形容生活，它會是媽姐衣裳純潔的白色、還是高跟鞋亮麗的大紅色？抑或是，顏色只是人用來自欺的「夢」，真實的生活根本是空無一物的透明？

生活裏「夢」與「真實」常常難以分辨。正如照片給人「複製現實」的真實感，因此更容易讓人擺弄，製造虛假的印象。《暗示 since 1960s》中的男主角馬仔是攝影師，深明照片造假的道理，卻把夢中情人冰冰放在「完美得不像真的」的幻象裏，覺得她和照顧自己的媽姐一樣孤高、神秘而美麗。另一邊廂，六十年代的媽姐若冰雖然立下決心不嫁，但卻止不住對愛情的盼望，時常凝望陽台外的風景，偷玩太太的高跟鞋。兩人心情起伏不斷重疊：若冰回憶起鄉間兒時與阿榮的回憶，馬仔則陷入中四暗戀冰冰的回憶；若冰雨中與寫信佬曖昧，馬仔同時與冰冰溫存。然而欲望、思念和愛情，往往寄托於虛妄的幻想中。就好像寫真常用的柔和鏡頭、結婚照相同的甜蜜構圖和場景，因為距離，才會構想感情的美好。最後若冰縱使有曖昧情意，卻無法超越責任和規限。馬仔渴望用清晰的鏡頭留下真正的冰冰，後來才發覺一切都是假象。最真實的，是冰冰肚上埋藏着傷痛的疤痕——他選擇用一架沒有底片的菲林機拍下。無窮的盼望和欲望過後，兩人驟然發現人各自的孤寂，才是生活的最真實。摒棄外在的顏色，反而才能紀錄深刻感受的瞬間。

孤獨是生存的基本狀態，就像媽姐陪同太太生子，在貼近死亡的痛苦面前，發現人「只有自己才能幫自己」。或許需要一個像馬利亞納海溝底部的心境——「看起來光亮清澈，是片堅硬的矽藻泥荒地」——在澄明的孤寂中，方能認清追求的真實或虛妄，面對和看清自己。馬仔與若冰各自對着虛構的人物對話，更顯孤清，但二人卻懵然沉醉。後來，若冰拒絕寫信佬的情意，馬仔發現自己想結婚的自作多情；若冰失去了老父，馬仔也發現冰冰傷痕累累的過去。兩人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夢，回歸到最孤寂的一刻，在世界上最深的裂縫中相遇。兩人終於不再自說自話，在孤寂中相擁，來自不同時代的人一下子拉近，讓「靜到覺得嘈」的心不再冷清。

如何真實地貼近生活，是歷練過後明白的道理。「洞」的隱喻貫穿全劇，像人生的「空洞」。馬仔的校褸一開始就穿了洞，就像存在無法填補的空洞的回憶，馬仔卻固執地穿着不脫，時而遮掩、時而自嘲。直到遇上冰冰，急急想要縫補，卻不慎被刺傷了手指。若冰看到寫信佬衣服的空洞，執意要他脫下來替他縫補，同時無法面對他曖昧的情意。後來在陽台縫補衣服，從姐妹嫁人的決定想到自己，一不留神，同樣被針線刺傷手指。兩個年代中的人面對空洞，都有同樣的盼望，但往往太急於填補「空洞」，被強大的渴望衝昏頭腦，最終讓自己受傷。雖然最後皆失落，兩人卻在共同的孤寂中，以家人的關係再次連繫，互相依靠和支撐，平靜面對人生的「空洞」。在尾聲，馬仔回復到孩童時期，向媽姐撒嬌，最後默默地自己縫補衣服

的洞；若冰把感情寄托於照顧太太的孩子上，平靜遠眺，看着寫信佬離去以後的空白。一切又回到最原初。兩人終於能放下虛妄，做最當下的自己。

人生中有許多東西要去追逐，在過程中總被強大的渴望和想望佔據，唯有在沉靜下來的瞬間，才能在浮華的表象中，找到真實的自己。面對這種孤寂的狀態，或許感到失落，但人並非孤獨地孤獨，因此能彼此依靠，平靜面對。《暗示 since1960》裏暗示了甚麼，或許觀眾也不能完全解釋。但其平靜而透明的氣氛，卻能讓人一同潛入海底深處，共同感受沉寂中的真實。